

科学与神学和专制政治迥然不同。在科学的园地里决不会出现烧死布鲁诺、割断张志新喉管的暴行,相反地,一切科学思想、假设、言论,都可以自由发表,不因见解的不同而受迫害。这就是科学的宽容性,它与一元化的思维定规格格不入,而要求采取多元化的思维方式。

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害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喊坚持,不谈发展;只能固守,不许开放;只

管斗争,不让吸收;只许自己批判人家,不许人家批判自己。甚至连解释都是一元化的:只能由某位长官或者某个“权威”钦定,其他人只有俯首听命的义务,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其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越走越窄。

多元化的新思维方式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全方位的开放和研究,其具体方法乃至发展方向也不必人为地求同。目前,最好从以下三点做起:积极引进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框架;认真研究、分析当代其他哲学学说和流派,大胆地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鼓励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制定条文明确的法律,切实保证真正的学术自由。

(转载自1988年1月25日

《光明日报》)

##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首先应当尊重思想

费孝通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应当尊重思想。知识是实践和思考的成果,经过实践和思考才能有知识。重视知识必须重视怎样得到正确知识的过程,必须重视怎样使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学会动脑筋,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思想活跃的时代,定是繁荣昌盛的时代,思想僵化的时期,定是缺乏生气的时期。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背着两个包袱进行的:一个是近三千年的封建思想包袱,另一个是三十多年“左”的思潮的包袱,有时感到行动起来很吃力。这两个包袱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尊重人的思想,不鼓励甚至压抑人们的创造思维。古代用科举制度禁锢人的思想,使他们皓首穷经,不敢创新,只以注释为生。建国以来,“左”的干摄,又用“棍子”、“棒子”、“辫子”、“帽子”之类,压抑思想。我自己切身的经验就是这样。我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30年代后期,那时只有二十多

岁,我不怕当局的迫害,据理而言,常有新意。但是50年代以后特别是1957年之后,我的思想进入了停滞的状态,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来,就不能在80年代,重新恢复我探索的勇气,但是究竟年纪不饶人,看来我在发扬我国思想文化的事业上已经力不从心了。因此,我不能不以我自己的经历来作为活的教训。希望我的下一代不再重复我的命运。

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在进一步为思想界形成一个民主、和谐、活跃的良好思想环境,鼓励创新,鼓励开拓,鼓励说真话,允许说错话。逐步杜绝说假话、套话、大话,并逐渐形成说真话光荣、说假话可耻的民族风气,创造一个敢于思想、善于思考的风气。

(转载自1988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见《群言》杂志1988年第1期)